



动

物 学 家 野 外 历 险

故 事

沈 石 溪

放 生 豹

江 苏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沈石溪 著

放生雪豹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要

母豹雪妖在半岁龄的时候被猎人擒获。一岁半龄时，动物行为学家“我”负责将它放归山林。放归山林之前，必须教会它学会野外生存的技巧和捕获猎物的方法，但它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间。有一天，它和母亲北斗母豹相逢，在母亲耐心的教育下一步一步走向野化之路。但它为了独享母爱，残酷地将北斗母豹新生的三只幼豹杀死。痛苦万分的北斗母豹丢下它独自远去，它因捕获不到食物而成为“乞丐”，最后惨死豺口。



我接到一项很特殊的任务，要把一只牙口一岁半龄的雪豹放归山林。

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前，当地一位猎户在高黎贡山雪线附近挖了一个三米多深的捕兽陷阱，本意是要诱捕野山羊，不料事与愿违，野山羊没捉到，却抓到一只出生约半年的小雪豹。猎户把它抱回家，用牛奶将它喂大。雪豹属于猫科动物，幼豹看上去像白色的波斯猫，挺可爱也挺招人喜欢的。猎户就将小雪豹当猫养，倒也能吓唬老鼠，还

会同主人嬉闹逗趣。一年后，小雪豹长得像牛犊般大了，不仅吓唬老鼠，还撵羊追猪，吓唬家禽家畜，闹得寨子鸡犬不宁。平日与那位猎户有矛盾的村民便将此事报告给当地警署。雪豹因为皮毛珍贵，遭到人类大肆捕杀，数量非常稀少。据调查，仅在高黎贡山南麓雪线附近还能见到它们的踪迹，总数不会超过两百只，属于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也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严禁捕捉。那位猎户将雪豹捉回家来当猫养，显然属于违法行为。一队手执警棍的森林警察来到那位猎户居住的毡毡房，将小雪豹连同铁笼子一起收缴了。按规定，非法从野外捕捉的受国家保护的珍禽异兽，一律应放归山林。我是省动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正在高黎贡山一带考察野生动物。于是，当地警署把这个很特别的差事交给我办。

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我对有“高山霸主”之称的雪豹兴趣浓厚，正想收集这方面素材呢。

我知道，要圆满地完成任务，困难肯定不小，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把一只捕捉的野兽放归山林，就像把一条钓起来的鱼放回水里，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只要将其带到山上，打开笼子，解开束缚，就万事大吉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不仅仅是放掉这只雪豹，而是要放生这只雪豹。放掉和放生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性质和意义却有天壤之别。放掉就是随便找片林子，打开笼子，把它放出来就算完事了，何去何从，悉听尊便，生死祸福，听天由命。放生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将它带到山野，还要找一个适合它生活的环境，不仅要打开笼子还它自由，还要想方设法使它在野外存活下来。

假如当地警署现在交到我手里的是野禽，鸱鹰也罢，金雕也罢，丹顶鹤也罢，让我将其放生大自然，我不会有任何畏难情绪。野禽有翅膀，有很

强的方向感，只要背着鸟笼来到此种野禽经常出没的地域，找到一个大概的方位，打开笼子，野禽就会摇动双翼升上天空，迅速找到并飞回自己熟悉的生存环境。假如当地警署现在交到我手里的是爬行类动物，蟒蛇也罢，鳄鱼也罢，巨蜥也罢，让我将其放生大自然，我也不会有任何忐忑不安的感觉。爬行类动物属于冷血动物，母兽产下卵后，一般不抱窝，也不负责抚养子兽，受精卵靠自然温度变化而孵化。许多爬行动物的幼崽出壳后从未见过自己的亲兽，好像也不需要认识自己的亲兽，因为它们不需要向亲兽学习什么，它们的基因里有一套该物种特有的生存密码，随着时间推移，身体慢慢长大，密码会一个个自动破译，使它们无师自通做出生存所必需的行为来。换句话说，爬行类动物天生具备觅食、筑巢、择偶、生育等本领，不管放生的是幼兽还是成年兽，只要帮它找到一个气候适宜、有水源和食源的环境，它就肯定能生存

下来。

雪豹就不一样了。雪豹属于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是整个地球生物序列中最高级的生命形式。哺乳动物与其它纲目动物最显著的差别之一，就是先天具备的生存本领很有限，大部分生存本领都必须通过后天学习获得。哺乳动物幼崽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要依赖母亲的乳汁才能活下来，断奶以后，也必须跟着母兽学习觅食、筑巢、交际等生存技能，才能健康平安长大。尤其是大中型食肉猛兽，断乳后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呆在母亲身边学习复杂的狩猎课程，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研究资料表明，小雪豹通常在半岁后断奶，但要到两岁左右才会离开母雪豹单独生活。

教科书上说，雪豹在三十年漫长的生命旅程中，最关键的是半岁至一岁半这段时间，这是学习生存技能的黄金年龄段。这期间幼雪豹学习兴趣浓厚，模仿能力最强，母雪豹也开始对幼崽进行启

蒙教育,带着幼崽一起外出觅食,让幼崽通过观摩学习狩猎知识。这期间,如果母雪豹无灾无难,并悉心教诲自己的宝贝,而幼雪豹也勤奋刻苦地学习的话,一生的幸福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大独立生活后,获得生存领地、觅取丰盛食物、得到可心伴侣都比较容易,所生育的后代存活机率也会大大提高。反之,这期间母雪豹要是遭遇天灾人祸,或者做母亲的责任心不强,懒得施教或对课程偷工减料,而幼雪豹也因懒惰不好好学习,便为一生的苦难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我要放生的那只雪豹,半岁龄时掉进猎人的捕兽陷阱,距今已有一年整。也就是说,它还没来得及接受启蒙教育,便成了人类的阶下囚,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段。无法想象一只从未跟着母雪豹学习过丛林生存技能的幼雪豹,一回到雪山密林就能适应野外生活,除非它是神童式的神豹。它在野外才呆了半年,在人类身边却已生活了整

整一年，对野外生活的印象肯定已非常淡薄，是不是愿意回到大自然去做一只野生雪豹大成问题。就算它内心向往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野雪豹，能否适应野外生活也是个未知数。不管怎么说，假如就这样把它放归山林，它在高山雪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必须根据所要放生的雪豹的特殊情况，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其进行野化训练，使其从半豢养家猫宠物状态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高山猛兽。可我对雪豹知之甚少，只是从书本上看到过一些有关雪豹的介绍文章，一鳞半爪，缺乏实践经验，能否达到预想目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底。

我虽然很乐意接受这个特别任务，心里却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石头。

2

雪豹与普通山豹迥然不同。普通山豹的皮毛土黄或酱红，饰有深褐色的金钱状或环状斑纹，虽然也美丽，但与雪豹一比，便显得斑驳杂乱了。雪豹的皮毛呈银白色，腹部和四肢为雪白，背部的毛细密整齐，饰有一圈圈浅黄色的花纹，淡雅秀丽，配上一条蓬松的大尾巴，令人赏心悦目。

我们要放生的是一只母雪豹，抱养它的猎户给它起名叫“雪妖”。这名字不错，很贴切也很响亮，我决定不更改它的名字，仍叫它雪妖。

很巧，我和雇请的藏族向导强巴在高黎贡山南麓雪线附近设有一个野生动物观察站，离那位猎户捉住雪妖所挖的陷阱仅隔一条山沟，很适合作为雪妖的野化基地，或者说，那里是雪妖由人类社会迈向丛林世界的一个中继站。

高黎贡山南麓是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泛指整条山脉和一百多公里长的一段怒江峡谷，面积少说也有五百平方公里。山顶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平缓的山坡一半白雪皑皑，一半牧草覆盖。山下河谷地带沟深林密，还有广袤无边的尕玛尔草原，生活着岩羊、藏羚、马鹿、野兔等许多雪豹爱吃的食草动物。这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方圆百里没有村寨也没有人烟，是雪豹最理想的栖息地。

当地警署帮我雇了六个民工和一副狗拉雪橇，把雪妖连同铁笼子一起运到野生动物观察站。我们的观察站坐落在背风的绝壁下，两边是陡峭的断崖，另两边用碗口粗的圆木筑起一道结

实的栅栏，里面支着一顶墨绿色军用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座小城堡。我们将铁笼子摆在帐篷后面陡岩底下的角落里，上面铺了一层桦树皮，算是雪妖的临时窝巢。

我的具体设想是，先让雪妖在野生动物观察站住一段时间，以适应这里的气候与环境，然后逐渐向野生状态过渡，最终返回山林。

雪妖一岁半龄，个头比成年雪豹小了一圈，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套用人类的成长阶段，应该算是“少女”雪豹。它模样长得很讨人喜欢，圆耳短脸，鼻吻如墨玉，眼睛如蓝宝石，背部厚密的长毛碎银般地闪闪发亮，细长的身体呈流线型。

开头两天，雪妖对我和强巴还感到有点陌生，躲在铁笼子里不出来，喂它食物，要等我们离开铁笼子回到帐篷去后才肯吃。但一个星期后，它就同我们混熟了。一叫它的名字，它就会摇动那条蓬松的豹尾跑过来，用脸磨蹭我们的裤腿。喂它

东西吃时，它会友好地朝我们呜呜吹气。它吃饱后，我们用手抚摸它的背，它会在地上撒娇打滚，将尖利的指爪缩进爪鞘，用柔软的爪掌来拍抓我们的腿，与我们戏耍打闹。

也许是野外生活太枯燥、观察站太寂寞的缘故，强巴没事总爱逗雪妖玩。他将一块牛肉放在炭炉上烤得喷喷香，雪妖被引诱得馋涎欲滴。然后，他手执牛肉训练雪妖做出直立、翻滚、平躺、旋转等动作来。强巴是个闯荡山林多年的猎人，喜欢跟动物打交道。据他自己讲，再窝囊的土狗，经他调教后，也会变成驰骋猎场、叱咤风云的好猎犬。他俨然是个天才驯兽员。说也奇怪，才几天功夫，雪妖就学会了好几个杂技动作。强巴一吆喝，它就会按强巴的示意，兴趣盎然地表演起来。

“怎么样？”强巴得意地对我说，“不是吹牛，就是最凶暴的孟加拉虎到我手里，我也能要它圆就圆，要它扁就扁，变成一只听话的乖猫咪。”

他若不说这番话，我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一说这话，我顿时警觉起来。我想了想，很严肃地对他说：“强巴，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要训练它做这些没名堂的动作了。请你也不要再跟它戏闹，对它的态度也不要太亲热、太和蔼。”

“你……”强巴惊愕地瞪大眼睛，“你这是为什么呀？”

“很简单，我们不是在养一只猫咪，也不是要为马戏团训练一个优秀动物演员。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它变成一只正常的野生雪豹。”我说，“你见过世界上有哪只野生雪豹与人这般亲密的吗？野生雪豹理应畏惧人，躲避人，与人保持一定距离。”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骂它、揍它、疏远它？”

“骂它、揍它倒不必了；但态度一定要冷淡。要让它明白，它要是离开我们的话，会过得更快活。你说对了，要疏远它，使它养成独立的精神品格。相信我，这对它有好处，能促使它尽快返回丛

林,适应野外生活。”

“你说得也许真有道理。”强巴哭丧着脸说,“好吧,我听你的。”

这以后,我和强巴对雪妖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再同它玩耍,也不再亲昵地抚摸它的脊背。喂它东西时,把肉块扔进食盆,便冷冷地转身离去,不在乎它是不是感激地朝我们甩动蓬松的豹尾。它想用毛茸茸的豹脸磨蹭我们的裤腿,我们就粗暴地将它推开。它要是不知趣,还想凑到我们身边来,我们就板起脸来大声呵斥,用脚不轻不重地将其踹开。我这样做的时候,因为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感,知道自己的行为虽然有悖情理,但出发点并不坏,所以做起来很坦然,并无愧疚的感觉。强巴就不同了,他是一位血性藏族汉子,谁对他好,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对方。雪妖前几天与他处得极融洽,突然间要他翻脸不认“人”,冷若冰霜对待雪妖,就像要他做一件伤天害

理的事一样，心理障碍大得不得了。该呵斥的时候，脸涨得通红骂不出口来；该用脚踹的时候，脚杆软绵绵的，踹不出一丝威风。我不满地对他说：“强巴，你这是在指责它、骂它呢，还是在唱情歌给它听哟？假如你这种声调也算是在骂它，它骨头都会被你骂酥的；你这是在用脚踹它、踢它呢，还是在给它捋毛搔痒？假如你这种动作也算是在踹它、踢它，它的心会被你越踹越近的。”强巴嘴里好像被塞了一大把黄连，喃喃地说：“它没做错什么，我……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无缘无故的，我实在不忍心去伤害它。”我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说实话，做个不近情理的恶人，我也很痛苦，可是你要明白，雪妖已经一岁半了，它现在如果生活在母雪豹身边，母雪豹也不会再像对待刚出生的幼崽那样溺爱它了，也到了冷淡和疏远它的时候了。”

我说这话是有科学依据的。据野外考察资料